

马世芳
昨日书

马世芳
昨日书

My Back Page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著作权登记图字：20-2010-35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昨日书 / 马世芳著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5495-0265-3

I. ①昨… II. ①马…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243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开发区浙温工业园1号 邮编: 102605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8.75 字数: 100千字 图片: 45幅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 001~12 000 定价: 3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所谓好与坏，我掂量这两个字
意义清晰，确切无疑，总该如此
啊，但我彼时是那样苍老
如今我却更年轻了……

— *My Back Pages*, Bob Dylan, 1964

致簡體中文版讀者

若非印行簡體版，我大概不會意識到自己文字的“台灣性”。老老实實寫自己曾經親歷或者心嚮往之的故事，而竟能在異地的讀者心中激起如此反響，這或許是“出書”這件事帶給我最大的驚喜。

一個寫作者所能擁有的最大的恩典，莫過於認真的讀者——我想我是十分幸福的。容我在此謝謝愿意翻閱這本書的人。

馬在芳 2010.12.27
台灣台北

目 录

代序 给未来的自己 1

辑一 烟花与火焰的种子

一个六年级生的青春歌史 7

课室外的社会激腾动荡，我则罩着耳机，饥渴若狂地听着二十年前嬉皮世代的摇滚，浑然不知台湾流行音乐也正迈向史无前例的高潮。

我如何成为一个播音员 24

对求知若渴的乐迷来说，阵容华丽的“青春网”DJ们简直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每天送来的电波，都埋藏着启蒙的密码。

那些惯于寂寞的人 41

偶尔他们心血来潮，拨电话去叩应，这时候，播音员这头的寂寞，便和电话线那头的寂寞串在一起了。而所有聆听着的寂寞的耳朵，也都聚精会神地靠在一块儿了。

一九七六年那只可乐瓶 47

那是一只神话场景中烁烁发光的玻璃瓶。热血歌手拎着它上台，慷慨陈词，然后愤然掷之于地，霹雳一响，流光四溅，全新的历史篇章于焉开启。

再唱一段《思想起》 56

一九七九年深秋某日，恒春老人陈达背着月琴到台北录音室为云门舞集《薪传》录唱《思想起》。那天他先要了米酒和花生米，然后一口气唱了三个钟头，从唐山过台湾一路唱到蒋经国。

告别，不要告别 60

——两首歌的曲折故事

有那么几首歌，妥妥帖帖藏在心底，却不大舍得听，因为它们太完美。每一播放，便不免残酷地映照出世间的丑陋与无聊。灵魂不够强悍的时候，骤临那样磅礴淋漓的美，简直令人绝望。

就要回家 70

那天，我实在应该克服自己的怕羞，好好跟马爷说声谢谢。谢谢他用自己几番起落的生命史，萃取出那些歌，让我们青春记忆的画面更立体、情绪更生动，让我们在得意时可以高歌，失落时获得寄托。

烟花与火焰的种子 75

罗大佑的沧桑尚属于一个犹然年轻的年代，李宗盛的世故则是一代人“集体告别青春期”的仪式。

那既远且近的故乡 82

慢慢地我们重新把“故乡”端详清楚：它的美丽与丑恶，它的无奈与愤怒。然后我们才能分辨，回家的路指往哪个方向。

辑二 余烬犹温

想起 Pink Floyd 和一个人 93

总觉得对 Pink Floyd 始终听得不够深，至少，比起学长 W，二十多年了，我应该还是赶不上他的。

点头示意，若你听得见 100

摧枯拉朽的电吉他扬起，像一阵狂风，扫过所有琐屑的俗丽的朝生暮死的物事。这 C 城的夜店，倏然幻化成一座圣殿，笼罩着史诗的光芒，凝止在翻腾的乐符之中。

那一夜，我在日本现场 106

我喜欢去日本看演唱会，不只因为地利之便，不只因为日本人的“龟毛”总能保障演出声光细节在一定的水准——我还喜欢看他们的观众。

亲眼见到迪伦那一天 117

是的，仿佛全世界的重量都压在他身上。这便是我第一眼看到年近六旬的迪伦，挥之不去的印象。

我那群日本乐迷朋友 124

拒吃日本料理的资深乐评人、一句英文都讲不好却会唱所有迪伦歌曲的大男孩、一九七八年开始冲迪伦日本巡演的哥们儿、开场前得先吞两粒镇静剂的阿姨，还有我所认识唯一亲口吻过鲍勃·迪伦的女子。

迪伦为什么酷？ 132

“你最大的野心是什么？”“当个切肉的。”

“范围可否再扩大一些？”“切很大一块肉”

“你快乐吗？”“是的，差不多跟一只烟灰缸一样快乐。”

记得列侬 149

这首简单的歌竟穿越了一切，直直揪住犹然稚嫩的十六岁的心脏。我忍不住伏案痛哭，眼泪哗哗淌在桌上。

重塑雕像的权利 155

——关于《我深爱过的约翰·列侬》

伟大的作品并不等于伟大的人格。他们往往把生命中提炼出最精彩、最动人的那些，都留在作品里奉献给这世界，自己孤独面对劫余的废墟和飞灰。

伍德斯托克猜想 161

当年现场那五十万观众之中，可曾有任何一位台湾青年，也换上轻软宽松的衣衫，和成群的嬉皮一块儿挤在大草坪，一面抽着隔邻递过来的大麻，一面倾听远处一列列七层楼高的音响巨塔喷薄而出的壮丽音场？

初访戛纳唱片展 167

——一则菜鸟报告

所谓“音乐国力”，绝非与国民生产总值成正比。

星巴克唱片公司 175

连锁咖啡店如何成为动见观瞻的新兴音乐厂牌？且从星巴克基调清新而不轻佻、内力深厚却不炫耀的“店内音乐”说起。

辑三 蓦然回首

我所记得的太平岛 185

既然在那样的年纪，晒过那样的太阳，看过那样的海，往后所见的一切，便不免相形斑驳了。

归乡，离乡 191

我的乡愁之路，缠绕着记忆中魂萦梦系的味道。没有逢年过节千山万水才能返还的遥远故乡，没有一路颠簸的火车和客运车，没有窗外变幻的山景海景，只是这样坐一段十分钟的计程车，从和平东路到和平西路。

香烟 203

何以这样轻盈美丽的物件却有这样不堪的余味呢。

一代不如一代 206

其实早在孔子那时候，他老人家就感叹过一代不如一代了。

恨意 208

曾经豪壮地说，愿自己永远不要变成二十岁时痛恨的那种人。如今仔细回想，实在记不得二十岁时到底痛恨过什么人了。

眉批 210

我在书页上看到了以前的自己，叉腰瞪眼挡在路中央，跟现在的自己过不去。

时代气味 212

七〇年代“三厅式”琼瑶电影，咖啡厅桌上必然有一只雕纹瘦腰的白色小花瓶，插一朵红玫瑰，“不正经男配角”与“严厉的中年企业家父亲”皆戴椭圆渐层墨镜。

影印机与我 215

我极爱那台影印机，经常跟它彻夜厮混，幻想以后要是有钱，也要买一部放在家里玩——那心情，大概跟某些人幻想要买一辆顶级跑车差不多。

不可无尺 217

我向来不是自律严谨的人，却对尺有莫名的依恋。

透明的版型 219

好的书写可以是“透明”的，一路读进去，气都喘不过来，哪里有空理会声韵节奏意象布局这些枝节。好的版型，也应该是“透明”的，不挡眼，让你就这么一脑袋栽到书里去。

字体的脾气 221

明体最驯良，黑体脾气很大，瘦下去变成线体就讲起广东话。楷体貌似温吞实则不甚合群，圆体缺乏灵性，人缘也差。

不一定要铜版纸 224

铜版纸密度高，小小一本就沉得不得了。印出来的精装书好几斤重，要是竖在肚皮上躺着看，怕要压出肠胃炎。

版型不等于内容 226

当文字内容变成仅仅是“视觉元素之一”的时候，读者就得准备“欣赏平面艺术”而不是“读一本书”了。编辑得意，读者受罪，不该有这种道理。

所谓出去玩 228

“混 pub”需要体力和兴致，两者我都不再拥有。首先烟味就已经无法忍受，其次在外面超过一定的时间没回家就会累——倒不是困，累比困还更狼狈些。

三十年之后 230

我们皆已泛生白发。当那个年轻人来找我们，你我翻看这阵拍摄的相片，将会微笑叹息，并且忆起世纪初一些古老的往事。

发色 232

某甲与妻妾同住，妻年长而发白，妾年少而发黑。某甲本人黑里杂白，一半一半。每共寝，妻辄拔其黑发而留白发，妾则反之，越数月，而某甲顶秃矣。

躲避球 235

我从小就讨厌躲避球。在那样暴力高涨的对决之中，我既没有除掉对方的斗志，也没有躲避攻击的技术。而敌人永远能一眼认出首先该除掉的弱残之辈，如我。

在乎不在乎 239

列侬说：“我又想当叛逆青年，又需要别人爱我，于是我变成了艺术家——不过就像他们常说的：赞美永远都不够，小小的批评却总能击中你的要害……”

蓦然回首 241

时移事往，当我的文字终于刊载在十七岁那年只敢遥遥仰望的版面上，世界和我都已经改变。

附录 地下乡愁来信 243

我倒觉得摇滚乐真真切切地改变了世界，尽管它没能创造美好的新世界，或是扶植贤明的新政权。

作者跋 261

代序：给未来的自己

若是张望“明年此时”，则不免胆寒，毕竟那还不足以与当下的种种牵扯和负担拉开无论是冷静抑或抒情的距离。然而想的若是“十年后”，就像电影里过场的一个黑镜头，两秒钟，一整世界的声光气味都两样了，中间那每分每秒拖着积累着的光阴也不用想了，多省心。

设若现在给我一个两秒钟的黑镜头，场灯再亮时，会看到什么？

头发不用说是夹灰杂白了，而那应该会让我欣慰，只要它们还愿意尽量留在头皮上。

依然的脸皮太薄，心肠太软。依然的怕麻烦，为了息事宁人而甘愿吃亏，并且找出种种借口自我说服。依然的逃避许多早就该做的事情，只偶尔独坐惊觉，照平均曲线算来，余生的长度，早已少于先前不经意大把浪掷的岁月。然而那样的想法不免令人沮丧，于是起立，开冰箱或者电脑，很快把这样的念头忘记。

依然的不能忘情于那些躺在种种橱窗里陈列着的，即使真的拥有了初具规模的银行账户，恐怕仍然不会出手——那些美丽不可方物的，一旦迎回家来，既知自己没有时时勤拂拭的耐心，那么美丽势将成为浪费，或者不堪的负担。

又或者到了那个时候，美丽不再诱人，连瞻望也懒得了。更可能的是，欲望也会升级，脚步移到了更华美的橱窗前去。然而这些都只证明了自己其实不缺什么。像谁说过的：“生平三恨，一恨鲋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梦》未完。”你看看就连恨，也恨出了玫瑰金的颜色。

依然的有许多必须的任务，贷款和账单的规模亦随年岁而升级，遂更无暇思索那些玫瑰金的遗憾。贷款和账单换来的那些，一旦多少符合了远房亲族聚会时总要拿来掂量的加权项目，你假装不在乎，私下却衷心而俗气地快乐。

依然的留着右手的指甲而剪净左手的，维持这莫名其妙的习惯，尽管那柄二手老琴锁在箱里，一年难得弹两回。妻亦如往年那样，你弹起琴来，她便立时沉沉睡去。

依然的怀着旧，而因为年岁添长，那些旧，益发地显出了不合时宜的遗老气味。因为不肯承认，依然的叨念着回望是为了前路云云，浑然不觉这些年便是一直背对着前路，倒退走来的。

依然的虚荣，不甘寂寞，好卖弄，好为人师，只是搬弄的姿态与语言益发柔软，连自己都骗过了，于是自以为人格愈发圆满，殊不知到了这把岁数，早已不是佯称谦退以让出

空间容纳赞美的时代。

你渐渐不能分辨青年人望着你的神情，那眼中的笑意，究竟是赞叹抑或鄙薄。估计大概要再多一个十年，才能够放下这些焦虑，毕竟到那个节骨眼上，很多事情反正是即使想在乎亦无从下手了。

我本是乐观的人，但总习惯先做最坏的打算。所以，我不希望那黑镜头来得太早，而宁愿多一点时间幻想、闪躲、等待。

二〇〇七

辑一
烟花与火焰
的种子